

车抵阆中,天已薄暮。

还在南充过来的路上,朋友就告知,已为我在阆中老城的水

码头客栈订好了房间。乍一听客栈这两个字,心头温温的,便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因为这个词不属于现在的时代,心里头暖暖的,便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因为这个词不属于现在的时代,心里头暖暖的,便产生了异样的感觉。因为这个词不属于现在的时代,心里头暖暖的,便产生了异样的感觉。

及至踏着松影一般的暮霭来到水码头的门前,看到门楣上悬着的乌木匾店号以及一进五重的深深院落,我真的以为一脚走进了唐朝。

阆中建城,已有二千三百多年的历史了,真正的长寿老人啊!它与云南的丽江、安徽的歙县、山西的平遥并称为四大历史文化名城。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太多了。如北京、洛阳、成都、西安、杭州、苏州等等,那都是演绎过民族的爱恨情仇的大城。上述四个,应是历史文化名城中的四小花旦了。和另三座古城相比,地处川北的阆中,似乎名声要小一些,大有“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况味。阆中比较生僻,最早见于《管子·度地》篇:“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郭外为之土闾。”许慎的《说文解字》作出解释:“阆,门高也,从门。”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是一部地理著作。介绍阆中,说它“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比乐史早很多年的蜀汉谯周在《巴记》里说“阆水迂曲,经郭三面,故曰阆中。”两位地理学家,解释阆中得名的由来,一在山,一在水。若到过阆中,到城对面的锦屏山放眼一望,便觉得乐史与谯周的话都说得对。往近点看,嘉陵江绕城三面,若烟雨迷濛,看城中参差的瓦脊,倒像是浮在水上的一大片乌篷船。但若目光远举,扭脖子四下看去,就不难发现,嘉陵江如一条蜿蜒的青龙,游弋在万山丛中,被它守护着的阆中,像蛰伏于雨意中的一朵朵莲花,深藏于翡翠般的谷底了。

去年春天,我在日本东京遇到来自河南南阳的一个家庭旅行团,是种瓜的农民,一大家子二十几个人,老的八十多岁,小的刚会走路,呼呼隆隆跑到日本来旅游了,据说明年还要去欧洲呢!吃中午饭时,他们占满了整整三桌,边吃边说无拘无束有滋有味。这在改革开放前,简直是无法想像的事。那天,老奶奶告诉我:“过去,俺们天天喊:站在家门口,看到全世界。别说全世界是啥样子不知道,就是省城郑州也没去过哩!现在不喊那些口号了,俺们到日本来了。”老奶奶的话说得非常实在,不但是他们农民,而且连我们这些作家不都有同感吗?因此,我们说,改革开放给我国人民带来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了打开国门,让普通老百姓也出去看看外国人的家园和生活。我无疑也是受益者之一了。

话又说回来,我们这些出国又和其他的老百姓不一样,别人出去看看就看看了,我们呢,毕竟是作家,看了之后就想去写。因此,收在这本集子的作品就是我在欧亚大大小小十三个国家的见闻和思考。我不敢说我的这些作品写得多么好,但有一点可以向读者保证:这些作品,

阆中的不可思议处,在于它的文化。在科举考试的年代,这一座小城里,出过114名进士,4名状元。须知整个四川才出了19名状元啊!如今,走在这里的街道上,参观古意盎然的楼堂亭园,衙署街坊,辨认建筑中的雕龙画凤、碑跋残绢,就会深切地感到,这里的风俗民情,无不浸透着温婉的书卷气。虽然,刘备的结义兄弟张飞在这里镇守七年,并死于斯、埋于斯,但阆中似乎完全没有受到他的暴烈的感染,它向世人展示的总是一份散淡和儒雅。

却说住进水码头,行李甫卸,我就急不可待地走上长街闲逛起来。暮春的黄昏,在这座小城里,幽静而漫长。曲折而略显冷清的面街,伴我漫步的,除了张飞牛肉的香味,还有掺杂了鸟声的漫不经心的胡琴。一个堆满特产陈列山货的店铺,仿佛一角园林;一座窗明几净、庭院生花的人家,仿佛一座空潭。身临其境,一些阴柔的词汇,如婉约、绵长、安谧之类,刹那间都生动起来,仿佛可以触摸、可以把玩。这时候,你就会领悟到这座古城长生不老的奥秘,乃是因为它平静着它的平静,悠闲着它的悠闲。你干一种诱惑,万般浮躁,与它何干!

城市同人一样,性格千差万别。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现代文明身影千姿、魅力四射,具有摧垮传统的绝对威力。但有的城市,对异质的文化,天生就有抗拒力。就像我此刻漫步的阆中,虽然也有网吧、也有歌厅、也有足浴城,但里头消费者的表情,还是散淡的,略含着幽默的。这就是现代其表古典其心了。

是夜,宿于水码头的阁楼上,听槛处嘉陵江的涛声,像听着一曲洞箫。这份悠然,让我想入非非。传言得道的高僧可以烧出舍利子来。我想,如果往古的文化能像高僧那样坐化,则这阆中的风俗民情,定可以烧出璀璨的舍利。

我是用心观察用心构思用心写出来的。这些年,游记散文很兴旺,特别是写国外的游记。我觉得随便写一篇很容易,真正写好就不容易了。这里,我觉得写好游记作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写出现场感。一篇游记作品现场感强了,就会让读者读你的作品时有身历其境之感。不管别人对游记作品有何见解,我在写作这些作品时,是非常注意写出现场感来的。因此,我每逢出国,除了借鉴某些旅游资料,听导游讲解外,尽可能的多看,多听,多记,多占有第一手材料。

这些年无论是在芬兰的赫尔辛基,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还是在意大利的罗马,法国的巴黎,或者是瑞士的疏森,日本的东京等等。当旅游团的其他人还在休息时,我却抓紧时间去看那些团队没有列人的旅游项目。记得在米兰时,听当地导游说米兰火车站是用八国联军打中国时清政府赔款的钱建造的。中午吃饭的地方恰离火车站不远,我随便吃了几口饭,抓起相机就赶到了火车站。谁知,遇到了一帮流浪汉,差一点被他们把相机抢去。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还有许多,有许多细节我已写进我的作品中去。《春天去游富士山》《乌鸦乌鸦满天飞》等五篇作品,是我去日本访问一周后写出来的,有人在《新民晚报》上看到后,认为写得很生动,就连有位旅居日本多年的朋友看了,也问我去了没几天,怎么就写了这么多,要说奥秘的话就是上面我说的。

(本文系《品玩欧亚十三国》后记)。

说起世博,人们总忘不了那部蜚声中外的申博宣传片《茉莉花》。这部片子,征服了各国驻国际展览局官员、代表,看到了中国欣欣向荣的面貌。

2002年夏,我正在北京拍专题片。一天早上,接到上海文广集团领导的电话,要我马上联系张艺谋,以确认导演申博宣传片事宜。因为宣传片年底就要到国际展览局大会上播放,“选帅”迫在眉睫。我联系了张艺谋,他让我下午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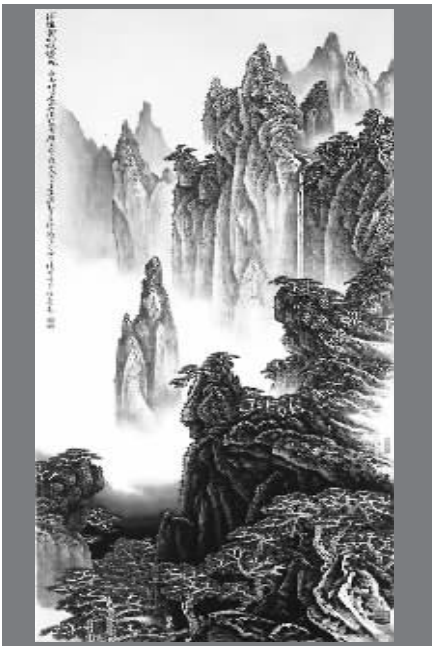
领导“点将”要我找张艺谋,大概是因为世博已像一个“焊点”,牢牢焊在了我人生坐标上。早在1999年起,我已经参与上海世博会宣传片的编导并拍了五六部片子,还承担了拍

记得十几年前的一天,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而我的心情却糟糕到顶点。当时刚刚失去了工作,女朋友也没有一点征兆地离我而去。无所事事的,漫无目的地在都市里游荡。

在一座立交桥下,我望见拥挤的车队长龙、污浊的尾气袅袅地升腾、浮躁的人群在大街小巷中拥来挤去……听到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和司机的叫骂声。此时,我对这个城市充满了厌恶感——同样狂躁的皮鞋踢起一块石子——它在空中旋转着,像一粒出膛的子弹,带着愤怒呼啸。在它飞行即将终止的时候,我不得不得惊叫出声,因为落点处,有一只露着四只脚趾的鞋。

这只鞋的主人是一个穿着很像农民的青年。他脚上的一双布鞋都已磨得破旧不堪,其中一只鞋子露出四个脚趾,而另一只露出两个。他的裤子和上衣很久没有洗过,蓬乱的头发表鬈曲着,零星的草屑挂上面。当石头子落到他面前,眼看就要撞到他的小腿时,他敏捷地一跳,让石子从自己的脚下溜过,然后迈着悠缓而懒散的步伐,继续走自己的路。

小伙子右手擎着一只收音机,是那种极古老的款式,这样的东西在北京城里,可能十年前就已经绝迹了。收音机吱啦作响的喇叭里,正放着一首熟



烟岚黄山(中国画)

苏春生

他手下拍摄申奥片的5员大将来。张艺谋非常想把它拍成功。我尽自己所知道的申博情况作了介绍,又把搜集到的韩国、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的

申博片一定好看

赵建华

申博片放了一遍,最后恳切地说:“我理解组委会点名要你拍申博宣传片,只要片子拍得好看就行!”张艺谋刚舒展的眉头又皱起来:“好看是最难的!片子的最高境界就是‘好看’……”

大家围绕“好看”你一言我一语。张艺谋不抽烟,整整一个下午,他手下的人一支烟也都

悉的民歌。小伙子的步伐不快不慢,正踏在这首乐曲的节拍上。他的眼睛笑成一条缝,嘴角翘起来,挤出一脸的皱纹。在他的眼睛里,只有这音乐存在,而对他来说,惟有用轻快的脚步与之相对应。

我仿佛看到此时此刻他的世界——天空蔚蓝而又清澈,白云朵朵,自由地飘游。

整个城市似乎都属于他和他那破旧的喇叭里发出的乐曲。

尽管衣裳和鞋子很破旧,多半口袋里也没有几个硬币,然而当城市中的人们熙熙攘攘地为钱和房子疲于奔命的时候,貌似一无所有的他所拥有的却是音乐和快乐的心情。

每个人都会有心灵的冬天,在最难走的路途上,困惑自己还能走多远。而当阳光洒入你的心灵深处的时候,很多愁苦和忧伤都会化作远走脚步声,

与你渐行渐远,眼前将至的是一片绿色的春光。

我的心豁然开朗起来,心情也放松了许多。

过了几年,我度过了人生的低潮,生活得安逸而幸福。有时候想起那个农民样的小伙子,我总想:人的心灵也需要阳光的普照,封闭而幽暗的心,即使面对艳阳天,也抹不去深藏的阴霾。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经常打开心灵的窗户,放进一缕阳光,让心中的绿色发芽、收获。



16世纪的德国画家霍尔拜因作过一幅阴郁而滑稽的版画,题为《死神的幻影》。画面上,广袤的田野伸展至远方,太阳沉落到山丘后面。临近一天的尾声了。画面上,衣衫褴褛的农夫年老却粗壮,他赶着四匹套在一起的瘦骨嶙峋的马儿,犁刀铲进坚硬的土里。在这幅凝重的劳动场面中,只有一个人是轻松愉快、步履轻捷的,这就是手执鞭子的骷髅,他催打着惊骇的马儿,沿着犁沟欢快地奔跑。他是死神。

而在另一幅画里,可怜的乞丐躺在财主门口的粪堆上,声称他不怕死神,因为他一无所有,所以一无所失。而且,他虽然活着,实际已提前死去。

其实,不单在绘画中,纵观各种艺术形式,我们会发现,长期以来,艺术家们借助死神来表达对现实的无奈、反抗和诅咒。富人害怕死亡,穷人不怕死亡。人们往往乞灵于死,来作为对不义的惩罚和对痛苦的补偿,正如很多人聊以自慰的一句话: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仿佛只有借此安慰,境遇窘困者尚可苦撑度日。

但是,还有一个似乎与此相悖的经典故事。

古时候,在巴格达住着一主一仆。有一天早晨,仆人到集市上去,看到一个穿着白袍子的人,那人撩开头巾,对着仆人诡异一笑。仆人大吃一惊,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死神。仆人失魂落魄地跑回家,对主人说:“我今天在集市上遇到了死神!麻烦你把手好借我用用,我要到大马士革去躲一躲。”主人二话没说,就把马给了他。仆人骑上骏马,风驰电掣般逃往大马士革,因为这是一匹宝马良驹,估计当天晚上他就能赶到目的地。

到了下午,主人到了集市上,看到了穿白袍的死神。一般来说有身份的人是不怕死神的,所以,主人走到死神跟前,问:“你今天早晨为什么吓唬我的仆人?”死神说:“没有啊!早晨我看到你的仆人,只是感到惊讶,怎么在这儿遇到他!本来我是想今晚在大马士革跟他见面啊!”

在这个吊诡的故事里,强调了死的无可逃脱,既然无可逃脱,是否就应该坐以待毙?事实是,死者一无所求,只有生者营营不休。但无论如何,死神总是人生舞台上唯一个耐心的沉默的观者。他遥遥地站在人生尽头,等待着给芸芸众生一个别无二致的结尾。

可是,尽管死神咬牙切齿、形容可怖地预示着每个人的归宿,但或许因其未可知,或者遥远且无法触摸,他并不能使恶人改邪归正,更不能使受苦受难的人得到真正的安慰。因此,对于活着的人来说,与其将“死之平等”视为人生终极的安慰,不如在生命进行的过程中,就能充分享受活着的美感。

谁说窘困和贫苦之人就没有快乐呢?人人都可以获得不同形式的幸福。农民尽享天地自然给予的五谷丰登的幸福,他们在播种时,便知道自己在为生的事业而劳动;为谋生奔忙的人,他们在工作时,便知道自己在为全家的安乐而辛苦付出。母亲等待着孩子的一个吻;恋人等待着对方一个温暖的拥抱;行人感受到春天第一场雨的清新;一双敏锐的眼睛发现行道树上爆出了嫩芽;辘辘饥肠最能体会饱食一顿的畅快;离家的人享受着返乡时的喜悦与激动;清贫的家庭为每一分钱的积累而心生满足……富人对幸福的敏感程度往往比穷人来得低,他们在什么都得到以后,却丧失掉了渴望与追求理想的快乐。

与其说“死之平等”,莫如更相信“生之平等”。毕竟死后的世界,谁都无法料知,只有活着时的幸福感才是可以掌控的。

没有抽,大家认真地讨论着。张艺谋反复考虑的是:画面没有问题,但拿什么串呢?

摄影师赵小丁说:“‘好看’有两个条件,一是画面好,二是音乐好。”大家一下子跳起来了:对,拿音乐串!说到曲目,所有的人脱口而出——《茉莉花》!张艺谋说:“这首民歌在西方是普通人传唱比较多的一个旋律,尤其是在有一定知识的人群当中。我们拍全国各地的人用南腔北调唱《茉莉花》,然后带出风光、风情,最后他们的歌声传唱到了上海!”

我提供了一个思路:“据我的体会,外国人对孩子特别有兴趣!”张艺谋更兴奋地说:“对,最

后让孩子唱《茉莉花》!孩子代表和平、幸福、天真、未来。一个健康的人,看到小孩,心态就会放松,就会充满温暖,人性就会释放出来。只要有好的儿童的画面,肯定能打动人!”

大家越谈越细,越谈越激动,我看到,有几个人的眼眶里都有了一丝丝的泪花。

从张艺谋办公室出来,我特意来到了长安街。这是北京的一个“桑拿天”,但我却感到特别爽快。在天安门前,我给上海的领导发了一条短信,只有七个字:“申博片一定好看!”

明日请看
十日谈 主题演绎是
我与世博 灵魂。